

一个跳高教练的生涯

作者：杨文永

(上接本报2019年4月19日第B4版)

十、赴美国考察

三) 赴美

1986年10月1日，我搭上了去香港的飞机，因为在香港的妹妹让我先去探望她。在香港我得到了很好的接待，她不仅天天请我上馆子吃饭，还带我去商场买衣服，明知明尼苏达州地处美国最北端，冬天很冷，她还是为我订做了两套西装，又为我买了两件厚呢大衣。她为我买了去美国休斯敦的机票，然后依依不舍地把我送上飞机。手足之情，我至今难忘！

在去明尼苏达大学报到之前，我还必须先去休斯敦逗留三星期，探望妻子和女儿。在机场见到她们一切都很好，我内心很欣慰。女儿兴奋地告诉我，她已通过驾车考试，从今以后，她可以独自在马路上开车；还表示，如果我愿意的话，她可以教我开车。祖慰在旁插话说，半年前花了六百美元，买了一辆美国Dodge牌的二手车。我惊讶地问，哪有那么便宜的车？她平静地回答说：“这辆车本来是六个汽缸，坏了一个汽缸，现在只有五个汽缸在工作，所以卖这么便宜。反正现在还可以开，先过渡一下，等以后有钱了，再换一辆好一点的车。”听后我下定决心，要力争在去明大报道之前学会开车。在女儿耐心地教导下，两个星期后我就拿到了驾照。此外，我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

一天，从在休斯敦大学念书的邻居那儿得知，著名短跑、跳远田径运动员卡尔·刘易斯(Carl Lewis,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囊括100米、200米、4x100米和跳远四块金牌)也在该校训练。此消息让我兴奋异常，原来全世界我最敬佩的田径运动员离我这么近！我欢欣鼓舞，急忙问了休斯敦大学的地址和体育教研组的电话，并与田径队的总教练特拉斯(Head Coach: Tellez)预约。见面的那天我带了相关的资料给他看，并表示我是慕名想来休大向他学习。特拉斯个子不高，一头白发看上去很威严，令人生畏，但谈吐却很随和。他向我表示了欢迎，并接受我来他处观摩学习。最后他还谦虚地加了一句，“我们的跳高水平不及你们(朱建华那时三破世界记录)。”我当时向他表示，我必须先去明尼苏达，要到明年才能回休斯敦。他点点头表示明白。这次的拜访对我很重要。我意外找到能代表美国田径最高水平的学校观摩学习，实在是太幸运了！我欢

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祖慰和女儿，并表示将争取尽快回休斯敦。

三周后我去了明尼苏达大学报到。韦德教授亲切地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了他们教研组的工作重点。原来他们主要是带领学生上体育课，是普通的体育教学工作，而不是竞技体育。不过他们做一些科研项目。韦德教授告诉我，下阶段他打算搞的科研题目是“如何使电脑的先进技术为体育服务”。当时我没有太在意，因为我在为即将到来的工作发愁——我的英文水平那么差，与人简单的沟通都很勉强，如要给学生上课，我该怎么办？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在这方面的担忧是多余的。几天之后，韦德教授安排我协助他搞科研工作。这下可把我弄蒙了，这个工作我更无法胜任，因为在国内我并不是搞科研工作的；而且我从未接触过电脑，怎么知道如何把电脑的先进技术与体育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我来美国是想学习全世界最先进的田径运动训练方法与技术；要在这儿当教练，向世人证明中国的田径教练员同样也能培养出世界先进水平的运动员。这是我的目标，决不能放弃。想到这里，我清楚地意识到，我选错了地方。我最该去的地方是休大，而不是明大。当天晚上，我整夜无法入眠，左思右想之后，我决定主动找韦德教授摊牌，把来美国的目的以及我的奋斗目标都告诉他。所幸，虽然我的英语不好，但他却能听懂，并表示理解。1986年圣诞节的前夕，我终于又回到亲人的身边。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四) 安家

刚到休斯敦时，我家的经济来源很差，仅王祖慰有八百美元的固定收入。我是自费公派，没有分文收入。女儿在私立学校学习，不仅没收入，反而每月要缴纳约二百五十美元的学费。显然，必须增加收入，才能维持日常的开支。于是我们三人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作出如下安排：王祖慰除了周一到周五去肿瘤中心上班之外，每个星期六上午及星期天下午，上门照顾一位从大陆来休斯敦求学但不幸出了车祸而致残的年青女学生，薪酬五美元/小时。这虽少，但却比国内的月薪还要高。我的目标是在美国当教练，这个想法如要实现，必须先要学会如何用田径方面的专门用语去指导运动员训练。而我当时只能用简单字句与人沟通，想要在运动场上指导训练，还远远不够。另外要当

好教练，还必须了解运动员，只有充分认识他们的优缺点，才能因材施教地开展工作。这两点要求，我在当时都达不到。要达到这两点要求，恐怕需要很长时间的的努力。所以，我必须先找一份临时工，解决温饱及住宿的问题。有了收入，就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才能安心学习。经仔细观察我发现，既有收入又不影响去休大观摩学习，最理想的工作非中餐馆送外卖莫属。送外卖的收入相对较高，时间又比较灵活。午餐之后晚餐之前是学校运动队训练的时刻，正好错开送餐时间。这样我可以做到赚钱与学习两不误。方向明确之后，我立刻抓紧时间提高驾车技术，还花七百美元买了一辆小型的本田二手车。除此之外，我还买了休斯敦市区地图，做好准备。我也常在报上看广告，寻找合适的中餐馆。不久我便看到，休斯敦当时最高档的餐馆之一——“湖南楼”正在招聘送外卖者。我即刻去应聘，面试之后被录用了，工作时间是傍晚五点半到晚上十点。后来经朋友的介绍又到另一家名叫“新湖南”的餐馆送外卖，工作时间是中午十一点至下午二点。从1987年初到1996年9月，我一天的时间都是这么安排的：上午十点半动身去“新湖南”送外卖；下午二点半去休大观摩学习；傍晚五点半去“湖南楼”送外卖；晚上十一点，把白天在运动场上所看到的、听到的、所学到的，统统整理好，详细记在日记本上。这些日记本，至今我还保存着。每天，我都要到深夜十二点才能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八点起床，九点到十点半，把昨晚所记的内容再仔细看一遍，背诵新学到词，教练在训练课上

所讲的话，那怕是开玩笑的话，我也不放过。九年多的时间，我的时间都是这么排得满满的，一周七天不休息，全年只放一天假，那天是美国人过感恩节。刚开始，我很不适应这么快的生活节奏，尤其是吃过午饭后的午觉没有了，我感到特别不习惯。因为午饭之后很想睡觉，记得有两次在开车送外卖时，我竟然出现短暂的失意现象，把车子撞进了人行道上，幸亏当时人行道上没有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每回想到此事，我仍心有余悸。

我和祖慰的积极行动，感染了女儿杨茜如，她闹着也要去打工赚钱，但因为平时要上学，放学回家之后还要做功课，所以外出打工只能安排在周末和寒暑假。她放弃休息的时间，也外出打工，用赚来的钱支付学费。从中学到大学毕业，她的学费全都由她自己支付，这减轻了我们不少的负担。她的懂事，让我们深为感动。

在大家同心协力的拼搏下，家里经济上的压力大大地得到了缓解。那时日子虽过得很艰苦，但相处却很和睦，生活充满着喜乐。工作、学习虽然辛苦，但有美好的盼望以及明确的目标，因而再累也感觉不到。收入增加了，我们从过去三个人挤在一起的十平米的小房间搬进了两房两厅的大单元居住，从此不必与其他房客争抢使用卫生间，也不必与其他人合用厨房。女儿放学后，有了安静的环境学习，学习成绩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她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

我们期盼着，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早日到来。

——待续——

版权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